

三言二拍看中國

滕大尹鬼斷家私

詞云：

玉樹庭前諸謝，紫荊花下三田。塤簾和好弟兄賢，父母心中歡忭。
多少爭財競產，同根何苦自相煎。相持鸚蚌枉垂涎，落得漁人取便。

這首詞名為《西江月》，是勸人家弟兄和睦的。

且說如今三教經典，都是教人為善的。儒教有十三經、六經、五經，釋教有諸品《大藏金經》，道教有《南華沖虛經》及諸品藏經，盈箱滿案，千言萬語，看來都是多餘的。依我說，要做好人，就只有兩個字，那就是「孝悌」。這兩個字又以「孝」這個字最為重要。假如孝順父母的，見父母所愛者，亦愛之；父母所敬者，亦敬之。何況兄弟同氣連枝，想到父母身上，那有不和不睦之理？在這裏說一個「滕縣尹鬼斷家私」的故事。這是一個勸人重義輕財，不要忘了「孝悌」兩個字的故事。

話說明朝永樂年間，北平順天府香河縣，有個倪太守，他的名字叫倪守謙，字益之，有田有勢，家裡很有錢。他的夫人陳氏，只生了一個兒子，名曰善繼，善繼長大婚娶之後，陳夫人身故。倪太守罷官鰥居，雖然年紀很大了，但是精神還非常好。凡收租、放債之事，件件關心，不肯當一個無用之人。那年倪太守七十九歲，他的兒子倪善繼對夫親說：「人生七十古來稀。父親今年七十九，明年就八十了，何不把家事交給孩兒掌管，您就悠閒的過日子」可是倪太守搖著頭：「在一日，管一日。替你心，替你力，掙些利錢穿共吃。直待兩腳壁立直，那時不關我事得。」

每年十月間，倪太守親往莊上收租，還會住上一個月。莊戶人家，肥雞美酒，儘他受用。那一年，又去住了幾天。有一天，午後無事，閒步繞莊，觀看景色。忽然看見一女子跟著一個老婆婆，在溪邊石上洗衣服。那女子雖然是村姑的打扮，但是頗有幾分姿色：

髮同漆黑，眼若波明。纖纖十指似栽蔥，曲曲雙眉如抹黛。隨常布帛，俏身軀賽著綾羅；點景野花，美丰儀不須釵鈿。五短身材偏有趣，二八年紀

正當時。

倪太守老興勃發，看都看得呆了。那女子洗完衣服，隨著老婆婆走了。倪太守留心觀看，只看他走過幾戶人家，鑽進了一個小小白籬笆門內去了。倪太守連忙轉身，喚管莊的來，請他訪查那女子的家事，是不是許過人家了，若是沒有許過人家，那我要娶他為妾，不知道對方願不願意，管莊的巴不得奉承家主，領命便走。

原來那女子姓梅，梅花的梅，父親也是個府學秀才。因幼年父母雙亡，在外婆身邊居住。今年一十七歲，尚未許人。管莊的就對那位老婆婆說：「我家老爺見你女孫兒生得齊整，意欲聘為偏房。雖說是做小，不過老奶奶已經去世很久，上面並無人拘管。嫁得成時，豐衣足食，自不用說；連你老人家年常衣服、茶、米，他都會一併照顧的；臨終還幫你好好的安葬。」老婆婆聽得心花怒放，也就答應了。

也是姻緣前定，一說便成。管莊的回覆了倪太守，倪太守大喜！講定了聘禮，看了吉日，但是怕兒子阻擋，就在莊上行聘，莊上成親。過了三天，喚了轎子擡那梅氏回宅跟兒子、媳婦相見。闔宅男女，都來磕頭，稱為「小奶奶」。倪太守就拿了布帛賞給眾人，各自歡喜。只有那倪善繼心中可不開心了，面前雖然不說話，背後夫妻兩個卻在議論：「這老人家也特不正經！一把年紀，風燈之燭，做事也不稍微想一想。自己都什麼年紀了，居然還娶了花枝般的女兒當老婆，自己也得精神對付他，終不然擔誤他在那裡，有名無實嗎？

還有一件，多少人家老漢身邊有了少婦，支持不過；那少婦熬不過，在外面亂搞，出乖露醜，玷汙了家門。還有一件，那少婦跟隨老漢，分明像似出外度荒年一樣，等到時機成熟，老頭子一死。平時偷短偷長，攢下了一些私房，又撒嬌撒癡，要漢子製辦衣飾給他。等到樹倒鳥飛時節，東西收一收就改嫁了。這是木中之蠹，米中之蟲。家裡面有這般人，最損元氣的。」

而且這女子嬌模嬌樣，好像個妓女，全然沒有良家婦女的模樣，只配在咱爹身邊，半妾半婢，叫聲姨姐，後日還有一個退步。可笑咱爹不明白，就叫眾人喚他做『小奶奶』，難道要咱們也這樣子叫嗎？我們偏不這樣，免得以後吃虧。夫妻二人，唧唧噥噥，說個不了，早有多嘴的，四處傳話。

倪太守知道了，雖然不開心，但是也藏在肚裏。幸好那梅氏秉性溫良，事上接下，一團和氣，眾人也都相安。

過了兩個月，梅氏得了身孕，瞞著眾人，只有老公知道。捱到十月滿足，生下一個小男嬰，舉家大驚！這日正是九月九日，乳名取做重陽兒。到十一日，就是倪太守生日。這年恰好八十歲，賀客盈門。倪太守開筵席款待，一來為壽誕，二來為了自己喜得麟兒，眾賓客：「老先生八十了，新添個小令郎，足見血氣不衰，乃上壽之兆也。」倪太守大喜！倪善繼背後卻說：「男子六十而精絕，況是八十歲了，那見枯樹上生出花來？這孩子不知那裡來的雜種，決不是咱爹的，我斷然不認他做兄弟。」倪太守知道了，也藏在肚裡。

光陰似箭，不覺又是一年。重陽兒週歲，整備要抓周。裏親外眷，又來作賀。倪善繼卻是出門去，不來陪客。老子已知道他的意思，也不去找他回來，自己陪著親戚朋友，吃了一日酒。雖然口中不語，心內難免有些不開心。自古道「子孝父心寬」，那倪善繼平日做人，又貪又狠；一心只怕小孩子長大起來，分了他一點家產，所以不肯認做兄弟；預先說了惡話謠言，日後好擺布他們母子。倪太守是讀書做官的人，這個道理他哪會不明白？只恨自己老了，等不及重陽兒長大成人，日後少不得要在大兒子眼下過日子；今日就不跟他們結冤家，只好忍耐。

但是看重陽兒，年紀還那麼小真是心疼；又看了梅氏小小年紀，好生憐惜她。常時想一回，悶一回，惱一回，又懊悔一回。

再過四年，重陽兒五歲了。倪太守見他伶俐，又特會玩耍，要送他去上學。取個學名，哥哥叫善繼，他就叫善述。揀個好日子，備了果酒，領他去拜師父。那師父就是倪太守請在家裡教孫兒的，小叔侄兩個人同館上學。誰知道倪善繼與做爹的可不是一條心。他看見那孩子取名叫善述，跟自己是同樣排行，就不高興了。又跟他兒子同窗讀書，難道要兒子叫他叔叔，從小叫慣了，後來就會被他欺壓；不如幫兒子另外請了一名老師。倪太守知道了氣惱的很。但是心裡也知道說了沒用。只好悶著一股氣回到房中，沒想到腳步一拐，在門檻摔了一跤。

梅氏趕忙把他扶起來，攙扶到床上坐下，倪太守已經不省人事。趕緊請醫生來看，醫生說是中風。趕緊取薑湯灌醒。雖然心下清爽，但是身體卻已經動彈不得。

梅氏坐在牀頭，煎湯煎藥，殷勤服侍。連進幾服，全無功效。醫生切脈道：「只好拖時間了。」

倪善繼知道了，也來看了幾遍。看見父親病勢沉重，想是好不起來了、便乎吆喝六、打童罵僕，預先裝出家主公的架子來。倪太守聽得愈加煩惱。梅氏只得啼哭，連善述也不去上學，只留在房中，陪伴父親。

倪太守自知時日不多，叫來大兒子取出簿子一本，家中田地、屋宅及人頭帳目總數，都在上面，吩咐道：「善述年方五歲，尚要人照管；梅氏又年少，未必能管家。若分家私給她，也是枉然，如今全部都交給你。倘若善述日後長大成人，你要看在做爹的面子上，替他娶房媳婦，分他一間小屋，良田五六十畝，不要另他饑寒這就夠了。這段話，我都寫絕在家私簿上，就當分家，給你做個憑證。梅氏若願意嫁人，聽從其便；如果他肯守著兒子度日子，你也不要強迫他。我死之後，你就聽我的話，這便是孝子了，我在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。」

倪善繼把簿子打開一看，果然寫得非常詳細明白，滿臉堆下笑來，連聲應道：「爹爹您不用擔心，兒子全依爹的吩咐。」於是抱了家私的簿子，開心離開。

梅氏看他去得遠了，兩眼垂淚，指著善述：「這個小冤家，難道不是你的骨肉嗎？你卻和盤托出，教我們母子兩人怎麼過活？」倪太守：「你有所不知，我看善繼不是個良善之人，如果把家私給平分了，恐怕孩子的性命也難保；不如全部都給他，合了他的意，就再無妒忌。」

倪太守道：「你的年紀還輕，趁我還沒有死，把孩子囑咐給善繼。待我去世後，多則一年，少則半年，你就挑個可靠的對象嫁了，莫要在他身邊討氣吃。」

梅氏：「說那裡話！奴家也是儒門之女，婦人從一而終；況又有這麼小的孩子，怎割捨得下他？好歹要守在這孩子身邊。」倪太守道：「你當真肯守節？日子久了難免會後悔」梅氏就發起了誓來。倪太守道：「你既然意志堅決，不愁母子沒得過活。」於是他就從枕邊摸出一件東西來，交與梅氏。

梅氏原以為是一個家私簿子，卻是一個一尺寬、三尺長的一個小畫軸。梅氏問：「給我這小畫軸兒做甚麼？」倪太守道：「這是我的行樂圖(也就

是人像畫)，其中自有奧妙。你可以偷偷地收藏，不要讓人看到了，等到孩子年長。善繼不肯看顧他，你也只含藏于心。等到有個賢明的官員來了，你再把這捲畫軸交給他，把我的話告訴他，請他仔細推敲，他自然會有所處置。」梅氏只好把畫軸收起來。倪太守又拖了數日，就死了，享年八十四歲。

且說倪善繼得了家私簿，又討了各倉各庫匙鑰，每天只是去查點家財雜物，那有功夫走到父親房裡問安？一直等到嗚呼之後，梅氏差丫鬟去通報知，夫妻兩個也跑過來，也哭了幾聲「老爹爹」。不到一個時辰，就轉身走了，只留下梅氏守喪。幸好喪儀都是預先準備的不用倪善繼費心，入殮之後，梅氏和小孩子，兩口守著孝堂，早晚啼哭，寸步不離。

善繼只是點名應客，全無哀痛之意，很快地就將他給安葬了。出殯那天晚上，倪善繼就來到梅氏的房中，傾箱倒櫃，就怕父親還留下一些私房銀兩給梅氏母子。梅氏乖巧，怕他收走了倪太守留給他的畫，就自己把從娘家帶來的兩個箱子先打開，提出幾件穿舊的衣裳，教他夫妻兩人檢查。善繼看了也不好意思再向前了，夫妻倆胡亂了一回就離開了。倒是梅氏一肚子委屈，想著想著就大哭了起來。善述看到母親哭自己也跟著哭起來，這般光景，任是泥人應墮淚，從教鐵漢也酸心。

第二天一早，倪善繼又叫了工匠來看這房子，要重新改造，給自家兒子做新房。把梅氏母子，趕到後面三間雜屋裡面住。只給他們粗桌粗凳，連一件好的傢俱都沒有。原本在房中服侍的兩個丫鬟也被叫走了一個，只留下十一二歲的小侍女。每天到大兒子的廚房取飯。有菜沒菜，都不管。梅氏看不方便，索性討些米糧，堆個土灶，自己做飯吃。還得早晚做些針織補貼，將就度日。

善述上學，束修都是梅氏自己出的。善繼又屢次教妻子勸梅氏嫁人，又替他找來媒婆幫她說親，梅氏誓死不從，只得罷了。因為梅氏十分忍耐，凡事不言不語，所以善繼雖然兇狠，也不把他們母子放在心上。

光陰似箭，善述不覺已經長到了十四歲。原來梅氏平日謹慎，從前的事情，在兒子面前一字也不提。只怕小孩子口無遮攔，引出了是非。可是善述十四歲了，很有自己的想法。一日，向母親討件新絹來做衣服，梅氏回他：「沒錢買。」善述道：「我爹做過太守，只生我們弟兄兩人。今天哥哥這般富貴，我要一件衣服，都沒有，既然娘沒有錢，那我去跟哥哥

討。」說完就要走。

梅氏一把扯住他：「一件絹衣，有什麼大不了的，也要去開口求人。常言道『惜福積福』、『小來穿線，大來穿絹』。若小時穿了絹，到大了就線也沒得穿了。再過兩年，等你讀書進步，做娘的情願賣身來做衣服給你穿。你那哥哥不是好惹的，不要去纏他！」善述：「娘說得是。」善述嘴巴上雖然答應了，心裡可不這麼想，他想著：「我父親萬貫家私，少不得兄弟兩家分受。我又不是隨娘改嫁的拖油瓶，怎麼我哥哥全然不照顧我？娘又是這樣說，終不然一疋絹兒，都沒有我的份，還要娘賣身來做給我穿著。哥哥又不是吃人的虎，怕他做什麼？」

於是他瞞著母親，逕到大宅裡去找倪善繼了。倪善繼看到倪善述吃了一驚，問他：「來做甚麼？」善述道：「我是個縉紳子弟，卻一身藍縷，被人恥笑。特來找哥哥，討疋絹去做衣服穿。」善繼：「你要衣服穿，跟你娘討去。」善述道：「老爹家私，是哥哥管，不是娘管。」善繼聽說「家私」二字，就受不了了，紅著臉問：「這句話，是誰教你的？你今日是來討衣服穿，還是來爭家私？」

善述道：「家私少不得有日分析，今日先要件衣服，裝裝體面。」善繼：「你這般野種，要什麼體面！老爹縱有萬貫家私，自有嫡子嫡孫，干你這野種屁事！你今天是聽了什麼人的教唆，敢來這裡撒野？不要惹著我的性子，教你們母子無安身之處！」善述：「都是老爹所生，怎麼我是野種？惹著你性子，又怎麼了？難道謀害了我娘兒倆，你就獨占家私不成？」善繼大怒，罵道：「小畜生，敢挺撞我！」善繼拉住善述的衣袖兒，捻起拳頭，一連七八個栗暴，打得頭皮都青腫了。善述掙脫了，一道煙的走了，哀哀的哭到母親面前來，一五一十，把剛剛的事情說了。梅氏聽了抱怨道：「我教你不要去惹事，你不聽教訓，打得你好！」他嘴巴裡面雖然這麼說，心裡面卻是非常捨不得的，扯著青布衫，替他摩那頭上腫處，不覺兩行淚就留下來了。

梅氏左思右想，怕善繼氣不過，到派遣了侍女去致意，說孩子不懂事，衝撞了兄長，賠個不是。善繼當然還在氣頭上。第二天一早，邀請幾個族人來到家裡，取出父親的親筆分關，也就是寫下來的分家文書，請梅氏母子到來，一起看，便道：「尊親長在上，不是善繼不肯養他母子，要捻他出去。只因善述昨日與我爭取家私，發許多話，誠恐日後長大，說話又多了，今日就讓他們母子出外居住。東莊住房一所，田五十八畝，都是遵依

老爹爹遺命，毫不敢自專，伏乞尊親長作證。」

這夥親族，平昔曉得善繼做人利害，又且父親親筆遺囑，那肯還多說話呢？那奉承善繼的說道：「『千金難買亡人筆』。這遺囑上面明明白白寫得非常清楚，再沒話了。」

就是那可憐善述母子的，也只說：「『男子不吃分時飯，女子不著嫁時衣』。多少白手成家的，如今有屋住，有田種，不算沒根基了，只要自去掙持。得粥莫嫌薄，各人自有個命在。」

梅氏想在這個園屋住下去，也不是辦法，只得同孩兒謝了眾親長，拜別了祠堂，辭了善繼夫婦，教人搬了幾件舊家火，和那原嫁來的兩隻舊箱子，來到東莊屋內。只是那裡荒草滿地，屋瓦稀疏，是多年都沒有整理的。上漏下濕，怎麼住人？將就打掃一兩間，其實就連那五十八畝田，都是最下不堪的：大熟之年，一半收成還不到；如果遇到荒年，只好賠糧。梅氏只得叫苦。到是善述聰明，對母親道：「我弟兄兩個，都是老爹爹親生，為什麼遺囑上這麼偏心？其中必有緣故。莫非不是老爹爹親筆？自古道：

『家私不論尊卑。』母親何不告官申理？厚薄憑官府判斷，到無怨心。」梅氏被孩兒題起線索，便將十來年隱情，都說出來道：「我兒不用再提遺囑的事情，這確實是你父親之筆。他道你年小，恐怕被做哥哥的暗算，所以把家私都判給他，以安其心。臨終之日，只給我一軸行樂圖。再三囑咐：『其中含藏啞謎，直待賢明有司在任，送他詳審，包你母子兩口有得過活，不致貧苦。』」

善述道：「既有這樣的事，怎麼不早說，行樂圖在哪裡？快取來與孩兒一看。」梅氏開了箱子，取出一個布包來。解開布包，裏面又有一重油紙封裏著。拆了封，展開那闊一尺、長三尺的畫軸，掛在椅上，母子一齊下拜。

拜完了善述仔細看那幅畫，那幅畫上是倪太守的坐像，烏紗白髮，畫得丰采如生，懷中抱著嬰兒，一隻手指著地下。揣摩了半晌，全然不解。只得依舊收卷包藏，心下好生煩悶。

過了數日，善述到前村要拜訪老師，從關王廟前經過。只見一夥村人擡著豬羊大禮，要祭賽關聖帝君。善述站定觀看，又看到一個過路的老者，拄了一根拐杖，也來看熱鬧，問著眾人：「你們今日為甚賽神？」眾人道：「我們遭了屈官司，幸賴官府明白，斷明了這公事。之前許下神道願心，今日特來拜償。」

老者道：「是什麼屈官司？怎麼斷的？」一個叫做成大：「我們鄉里，有個叫趙裁的裁縫。他常到人家家裡做事過夜，會好幾日不回家。忽然有一

天他出去了，一個多月都還沒有回家。老婆劉氏央人四下尋找，都找不到他。又過了幾天，河內浮出一個屍首，頭都被打破了，地方報與官府。有人認出衣服，正是那趙裁。

趙裁出門前一日，曾經跟我酒後爭執了一下。一時發怒，我打到他家，毀了他幾件家私。誰知他老婆就指控人是我殺的。前任漆知縣，聽信一面之詞，就把我問成了死罪。害我在牢裡被關了三年。」

幸好新任的滕爺，他雖鄉科出身，心裡非常明白。我向他哭訴我的冤屈。滕大尹疑惑：『酒後爭嚷，不是大仇，怎麼就害了一命？』於是就准了小人狀詞，出牌拘人覆審。滕大爺一看到趙裁的老婆，千不說，萬不說，開口就問他有沒有再嫁？

劉氏：『家貧難守，已嫁人了。』又問：『嫁的甚人？』劉氏道：『是同行的裁縫，叫沈八漢。』滕大尹當時飛拿沈八漢來問道：『你幾時娶這婦人？』八漢道：『他丈夫死了一個多月，小人方纔娶回。』

滕大尹道：『何人為媒？用何聘禮？』

沈八漢道：『趙裁活著的時候曾經跟我借過七八兩銀子，小人聽到他死了，就到他家去催取這銀子。劉氏沒有錢，情願將身許嫁小人，折了這銀兩，其實不曾央媒。』滕爺又問：『你做手藝的人，那裡來這七八兩銀子？』

沈八漢道：『是陸續湊給他的。』滕大尹就拿出紙筆要他把每一筆的借銀數目都寫下來。沈八漢開了出來，或米或銀共十三次，湊成七兩八錢之數。

滕大尹看罷，大喝道：『趙裁是你打死的，如何妄陷無罪之人？』便用夾棍夾起，沈八漢還不肯認。滕大尹：『我說出原由，教你心服口服：既然放本盤利，難道沒有第二個人托得，恰好都跟你借？必然是平日裡你跟他妻子有奸情，趙裁貪你的東西，知情故縱。沒想到你想跟劉氏做長久夫妻，便害死了趙裁。卻又教唆那婦人告狀，賴在成大身上。今日你開帳的字，與舊時狀紙筆跡相同，這人命不是你害的是誰？』

滕大尹又叫人把婦人夾了手指，要他認罪。劉氏聽見滕大尹的話，句句合拍，分明像似鬼谷先師一般，魂都嚇破了，怎麼還敢抵賴。於是都承認了。沈八漢也只好招了。原來沈八漢剛開始跟劉氏祕密的相好，大家都不知道。後來兩人往來勤了，趙裁怕人家知道，漸漸就不讓他們在一起。沈八漢私自與劉氏商量，要謀死趙裁，與他做夫妻。

劉氏不肯。沈八漢乘趙裁在人家做活回來的時候，哄他到店上吃個爛醉；走到河邊，把他推倒；用石塊打破腦門，沉屍河底。只等到事情過了，就

想要娶回那婦人。後因屍骸浮起，被人認出，沈八漢聽說成大之前跟趙裁有過爭執，就去教唆那婦人告狀。那婦人一直到嫁了之後，才知道丈夫是沈八漢給害死的；既做了夫妻，也不好再說。沒想到卻被騰大尹審出了真相，把他們夫妻給抓了，釋放了成大。

善述聽到這裡，便回家打這件事情告訴他的母親，有這麼好的官府，不把行樂圖去告訴他，更待何時？母子商議已定。打聽了訴訟時間，帶著畫軸來到縣城中喊冤。

滕大尹見沒有狀詞，只有一個小小的畫軸兒，覺得很奇怪，問其緣故。梅氏就把倪善繼平日所為以及倪太守的遺囑都說出來。滕知縣收了畫軸，叫他們先離開，正是：

**一幅畫圖藏啞謎，千金家事仗搜尋。
只因嫠婦孤兒苦，費盡神明大尹心。**

滕大尹看了這幅行樂圖：一手抱個嬰孩，一手指著地下。推詳了半日，還是不知道其中的道理，想著：「這個嬰兒不用說就是倪善述，那一手指地，莫非要有司官念他地下之情，替他出力嗎？」又想到：「他既有親筆的遺囑，官府也難做主了。他說軸中含藏啞謎，必然還有個道理。如果我斷不出這件事情，枉自聰明一世。」此後每天退堂，便把畫拿出來看，千思萬想。如此過了好幾天，還是解不開。

也是這事合當明白，自然生出機會來。一日午飯後，他又去看畫軸。丫鬟送茶來吃，他把一手去接茶杯，結果不小心潑了一些茶把軸子沾濕了。滕大尹放下茶杯，走向階前，雙手扯開軸子，就著陽光曬乾。忽然，日光燈中照見軸子裡面有些字影，滕知縣心疑，打開來看，裡面是一張紙條，托在畫上，正是倪太守遺筆。

上面寫道：老夫官居五馬，壽踰八旬。死在旦夕，亦無所恨。但孽子善述，方年週歲，急未成立。嫡善繼素缺孝友，日後恐為所戕。新置大宅二所及一切田產，悉以授繼。惟左偏舊小屋，可分與述。此屋雖小，室中左壁埋銀五千，作五罈；右壁埋銀五千，金一千，作六罈，可以準田園之額。後有賢明有司主斷者，述兒奉酬白金三百兩。八十一翁倪守謙親筆。原來這行樂圖，是倪太守八十一歲給小孩子做週歲時，預先做下的。古人云「知子莫若父」，信不虛也。騰大尹最有機變的人，看見開著許多金銀，未免垂涎之意。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差人：「去帶倪善繼來見

我。」

卻說倪善繼獨佔家私，心滿意足，日日在家快活的很。忽然聽到縣差要來傳他去，時刻不容停留。善繼推阻不得，只得相隨到縣。正直大尹升堂理事，滕大尹見到善繼就說：「你庶母梅氏有狀告你，說你逐母逐弟，佔產占房，此事當真？」倪善繼道：「庶弟善述，在小人身邊，從幼撫養大的。近日他母子自要分居，小人並不曾逐他。其家財一節，都是父親臨終，親筆分析定的，小人並不敢有違。」

滕大尹：「你父親親筆在那裡？」善繼：「在家中，容小人取來呈覽。」

大尹：「他狀詞內告有家財萬貫，非同小可；遺筆真偽，也未可知。念你是縉紳之後，且不難為你。明日可喚齊梅氏母子，我親自到你家查閱家私。如果厚薄果然不均，自有公道，難以私情而論。」於是就放了善繼。隔天就叫齊了梅氏母子一同到善繼家聽審。

再說善繼聽見官府口氣利害，好生驚恐。論起家私，其實全未分析，單單持著父親的遺囑，千鈞之力，須要親族見證才好。於是連夜將銀兩分送三族親長，囑托他們第二天都到家裡來。若官府問及遺筆一事，求他們要同聲相助。這夥三族之親，自從倪太守亡後，從不曾見善繼一盤一盒，歲時也不曾酒杯相及。今日大塊銀子送來，正是「閒時不燒香，急來抱腳」，各自暗笑。明日見官，旁觀動靜，再作區處。

且說梅氏見縣差拘喚，知道縣主會與他做主。過了一夜，第二天一早，母子二人，先到縣中去見滕大尹。大尹：「憐你孤兒寡婦，自然該替你說話。但聽說善繼有亡父親筆遺囑，這該怎麼辦呢？常言道：『清官難斷家事。』我如今管你母子一生衣食充足，你也休做十分大望。梅氏謝道：

「若得免於饑寒足矣，豈望與善繼同作富家郎？」滕大尹吩咐梅氏母子：「先到善繼家伺候。」

倪善繼早已打掃廳堂，堂上設一把虎皮交椅，焚起一爐好香。一面催請親族：「早來守候。」梅氏和善述到來，見十親九眷都在眼前，一一相見，也不免說幾句求情的話兒。善繼雖然一肚子惱怒，此時也不好發泄。各各暗自打點等一下見官時要說的話。

等沒多久，只聽到遠遠喝道之聲，滕大尹來了。善繼整頓衣帽出來迎接；親族中，年長知事的，準備上前見官；年幼怕事的，都站在屏風後面張望，打探消息。只見一對對執事兩班排立，後面青羅傘下，蓋著有才有智的滕大尹。到得倪家門首，執事跪下，吆喝一聲。梅氏和倪家兄弟，都一

齊跪下來迎接。滕大尹不慌不忙，踱下轎來。將欲進門，忽然對著空中，連連打恭；口里應對，好像有主人相迎的一般。

眾人都吃驚，不知道這是在做什麼。只見滕大尹一路揖讓，直到堂中。連作數揖，口中多是一些虛寒溫暖的話語。先向朝南的虎皮交椅上打個恭，好像有人在讓座是的，連忙轉身，就拖了一把交椅，朝北主位排下；又向空再三謙讓，方纔上坐。眾人看他見神見鬼的模樣，不敢上前，都在兩旁呆呆站著。只見滕大尹在上坐拱揖，開口：「令夫人將家產事告到晚生手裡，此事端看如何？」說罷，便作傾聽之狀。

過了很久，還搖手吐舌：「長公子太不良了。」靜聽一會，又說：「教次公子何以存活？」停一會，又說：「右偏小屋，有何活計？」又連聲道：「領教，領教。」又停一時，說：「這項也交付次公子？晚生都領命了。」停了一會兒又拱手作揖道：「晚生怎敢當此厚惠？」推遜了多時，又道：「既承尊命懇切，晚生勉強領了，便給文書與次公子收執。」於是起身，又連作數揖，口稱：「晚生便去。」眾人都看得呆了。

只見滕大尹立起身來，東看西看，問道：「倪爺那里去了？」門子稟道：「沒見甚麼倪爺。」滕大尹：「有此怪事？」喚善繼問道：「方纔令尊老先生，親自在門外相迎；與我對坐了，講這半日說話，你們諒必都聽見的。」善繼道：「小人不曾聽見。」滕大尹：「方纔長長的身兒，瘦瘦的臉兒，高顴骨，細眼睛，長眉大耳，朗朗的三牙鬚，銀也似白的，紗帽皂靴，紅袍金帶，可是倪老先生模樣麼？」

唬得眾人一身冷汗，都跪下道：「正是他生前模樣。」大尹：「如何忽然不見了？他說家中有兩處大廳堂，東邊舊存下一所小屋，可是有的？」善繼也不敢隱瞞，只得承認：「有的。」大尹：「且到東邊小屋去看一下，自有話說。」眾人見大尹半日自言自語，說得活靈活現，分明是倪太守模樣，都相信倪太守真的出現了。人人吐舌，個個驚心。誰知道那都是滕大尹的巧言，他是看了行樂圖，照著小像說的，何曾有半句是真話！有詩為證：

聖賢自是空題目，惟有鬼神不敢觸。

若非大尹假裝詞，逆子如何肯心服？

倪善繼引路，眾人隨著大尹，來到東偏舊屋內。這舊屋是倪太守未得第時所居住，自從造了大廳大堂，把舊屋空著，只做個倉廳，堆積些零碎米麥在內，留下一房家人。看見大尹前後走了一遍，到正屋中坐下，向善繼道：「你父親果是有靈，家中事體，備細與我說了，教我主張，這所舊宅

子就給善述，你意下何如？」善繼叩頭道：「但憑恩臺明斷。」大尹討家私簿子細細看了，連聲道：「好個大戶人家。」看到後面遺筆分關，大笑道「你家老先生自家寫定的，方纔卻又在我面前，說善繼許多不是，這個老先生也是沒主意的。」喚倪善繼過來：「既然遺囑寫定了，這些田園帳目，一一都給你，善述不許妄爭。」

梅氏暗暗叫苦，方欲上前哀哀叫苦，只見大尹又：「這舊屋判與善述，此屋中之所有，善繼也不許妄爭。」善繼想道：「這屋內只是些破傢伙，也不直甚事，就答應了。」大尹道：「你兩人一言為定，各無反悔。眾人既是親族，都來做個證。方才倪老先生當面囑咐說：『此屋左壁下，分做五罈，埋金五千兩，當給次兒。』」善繼不信，稟道：「若果然如此，即使萬金，亦是兄弟的，小人並不敢爭執。」大尹道：「就算你想爭，我也不准。」便教手下討鋤頭、鐵鍬等器，梅氏母子在前，率領大家，往東壁下掘開牆基，果然埋下五個大罈。挖起來時，罈中滿滿的，都是白花花的銀子。把一罈銀子上秤秤時，該是六十二斤半，剛剛好一千兩足數。眾人看見，無不驚訝。善繼益發相信了：「如果不是父親陰靈出現，告訴了滕大尹，這些藏銀，我們尚且不知，大尹那裡會知道？」滕大尹把五罈銀子一字兒擺在自家面前，又吩咐梅氏道：「右壁還有五罈，也是五千之數。更有一罈金子，方才倪老先生有命，送我作酬謝之意，我不敢當，他再三相強，我只得領了。」

梅氏同善述叩頭說道：「左壁五千，已喜出望外；若右壁更有，敢不依先人之命。」大尹道：「我何似知之？據你家老先生是這般說的，想來不是虛言。」再教人發掘西壁，果然六個大罈，五罈是銀，一罈是金。善繼看著許多黃白之物，眼裡都放出火來，恨不得搶他一錠；只是有言在先，一字也不敢開口。滕大尹寫個照帖，給與善述為照，就將這房家人，判給善述母子。梅氏和善述開心的不得了，一同叩頭拜謝。善繼滿肚不開心，也只得磕幾個頭，勉強說句：「多謝恩臺主張。」

大尹判幾條封皮，將一罈金子封了，放在自己轎前，擡回衙內，落得受用。眾人都認為這是倪太守許下酬謝他的，都認為理所當然，那個敢道個「不」字？這正叫做「鷸蚌相爭，漁人得利」。若是倪善繼存心忠厚，兄弟和睦，肯將家私平等分析，這千兩黃金，弟兄大家該五百兩，怎麼會到滕大尹手中？白白裡作成了別人，自己還討得氣悶，又加個不孝不悌之名，千算萬計，何曾算計得了他人，只算計得自家而已！梅氏母子，第二天又到縣拜謝滕大尹。大尹已將行樂圖取去遺筆，重新裱過，給還梅氏收領。

梅氏母子方悟行樂圖上，一手指地，乃指地下所藏之金銀也。有了這十罈銀子，一般置買田園，遂成了有錢人。後來善述娶妻，連生三子，讀書成名。倪氏門中，只有這一枝極盛。善繼兩個兒子，都好遊蕩，家業耗廢。善繼死後，兩所大宅子，都賣給叔叔善述。里中凡曉得倪家之事本末的，無不以為天報。詩曰：

從來天道有何私，堪笑倪郎心太癡。
忍以嫡兄欺庶母，卻教死父算生兒。
軸中藏字非無意，壁下埋金屬有司。
何似存些公道好，不生爭競不興詞。

三言二拍看中國

金玉奴棒打無情郎

枝在牆東花在西，自從落地任風吹。

枝無花時還再發，花若離枝難上枝。

這四句是古人所做的《棄婦詞》

說的是婦人之隨夫，如花之附於枝。枝若無花，逢春再發

花若離枝，不可復合。

勸世上的婦人事夫盡道，同甘同苦，從一而終；

不要想著嫌貧愛富，三心兩意，自貽後悔。

且說漢朝有一位名臣姓朱名買臣。

買賣的買，忠臣烈子的臣，會稽郡人氏。

他還沒有發達的時候呢夫妻兩個住在陋巷蓬門裡面。

每天朱買臣到山裡面砍柴挑到鎮上賣錢度日。

他性好讀書，手不釋卷，肩上雖挑卻柴擔，手裡還是拿著書本朗誦咀嚼，且歌且行。

鎮上的人只要聽到讀書的聲音就知道朱買臣挑柴來了

大家可憐朱買臣是一個可憐他是個儒生，所以都跟他買。

加上買臣不會爭價錢，任人出價，所以他的柴比別人容易賣掉。

當然也有一些輕薄少年或是小孩，看到他又挑柴，又讀書，三五成群的笑話他，買臣全然不以為意。

有一天，他的妻子出門汲水，見到一群小孩隨著買臣柴擔，拍手大笑，她深以為恥。

買臣賣柴回來，他的妻子就他：「你要讀書，就不要賣柴；要賣柴，就不要讀書。

這麼大年紀，不癡不顛，卻做出這般行徑，被小孩笑話，真是羞死人了！」

買臣回答：「我賣柴以救貧賤，讀書以取功名，又不妨礙別人，就由他們笑話吧。」

他的妻子笑著：「自古及今，那有賣柴的人做了官的？」

買臣：富貴貧賤，各有其時。有人算我八字，到五十歲，必然發跡。

常言海水不可斗量，你不要小看我啦。

他的妻子：「那算命先生，見你癡顛模樣，故意耍笑你，你別信。到五十歲時，連柴擔也挑不動，餓死是有分的，還想做官？除非是閻羅王殿上，少了一個判官，等你去做！」

買臣：「姜太公八十歲，還在渭水釣魚。遇到了周文王，以後車載之，拜為尚父。

本朝公孫弘丞相，五十九歲還在東海。整整六十歲，才遇到今上，拜將封侯。我五十歲發跡，比甘羅雖然是遲了，比那兩個還早，你須耐心等著吧。」

可是他的妻子卻說：「你不用在那邊攀今吊古的。那釣魚、養豬的，都是胸中有才學的；你如今讀這幾句死書，就算是讀到一百歲，也只是這付嘴臉，有什麼出息？真是倒楣做了你老婆！你被小孩子取笑，連累我也沒有臉放。

你不聽我的話，把書本給丟了，我絕對不跟你終身。以後各走各的路，免兩相耽誤了。」

買臣：「我今年四十三歲了，再七年，就是五十。前長後短，你就耐心等著，也顧不了多少時候。難道你真那麼薄情，捨我而去，我怕你將來要後悔的！」

他的妻子聽了：「世上還少挑柴擔的漢子嗎，有什麼好懊悔的？我如果再守你七年，連我這身老骨頭不知餓死在什麼地方了。你倒是放我出門，行個方便，活了我這條性命。」

買臣看到他的妻子決意要去，留不住她，嘆口氣：「唉~算了!算了！只願你嫁得丈夫，強過我朱買臣便好。」

他的妻子：「好歹強過一分兒。」說完，拜了兩拜，欣然出門去了，頭也不回。買臣感嘆不已，在牆壁上題了四句詩：

嫁犬逐犬，嫁雞逐雞；

妻自棄我，我不棄妻。

買臣到了五十歲的時候，正值漢武帝下詔求賢。買臣到西京上書，等待詔令。有人薦買臣。天子知道買臣是會稽人，必知本土民情利弊，所以就拜他為會稽太守，馳驛赴任。

會稽長吏聽說新太守將到，就下令人夫修治道路。買臣妻子後來的丈夫也在其中，他的妻子蓬頭跣足，隨伴送飯。看到太守前呼後擁而來，從旁邊偷看，沒想到是她之前的老公朱買臣。

買臣在車上，一眼瞧見，認得出是他的前妻，於是叫人把他找過來，載於後車。到府第中，前妻羞慚無以自容，叩頭謝罪。

買臣教請他的丈夫來相見。沒多久，她的丈夫傳喚到，拜伏於地，不敢仰視。買臣大笑，對他的妻子：「這樣的人，不見得強過我朱買臣。」

他的妻再三叩謝，自悔有眼無珠，願降為婢妾，伏事終身。買臣命人取來一桶水，潑於階下，對他的妻子說：「若潑水可復收，則汝亦可復合。念你少年結髮之情，判後園的空地，給你們夫婦耕種自食。」

他的妻子隨丈夫走出府第，路人都指著說道：「唉唷!這個就是新太守夫人。」他的前妻羞愧無顏，到了後園，就投河面死。有詩為證：

漂母尚知冷餓士，親妻忍得棄貧儒！

早知覆水難收取，悔不當初任讀書。

這個故事是妻棄夫的，如今再說一個夫棄妻的故事。

一般是欺貧重富，背義忘恩，後來落得薄幸之名，被人談論。

話說宋朝紹興年間，臨安雖然是個建都之地，富庶之鄉，但是裡面乞丐還是不少。那乞丐戶中有個為頭的，名曰「團頭」，管著所有的乞丐。所有的乞丐叫化得來的東西，團頭都要收他日頭錢。如果是雨雪的時候，沒有地方叫化，團頭就得熬些稀粥，養活這些乞丐戶。破衣破襖，也是團頭照管，所以這伙乞丐，小心低氣，服侍著團頭，就像奴隸一樣，不敢觸犯。

那團頭收了一些常例錢，也會在乞丐當中放債盤利。如果不嫖不賭，最後能夠成為富裕的人家。他靠此為生，一時也不想改業。只是有一件，團頭的名聲不太好。隨你掙得有田有地，幾代發跡，終究還是個叫化頭兒，比不上尋常的百姓人家。出外沒人恭敬，只好關起門來，在自家裡面當大爺。

雖然如此，但是說到「良賤」二字，只說娼、優、隸、卒，四般為賤流，到不包括那乞丐。看來乞丐只是沒錢，卻也不是那麼抬不起頭來。

在杭州城中一個團頭，姓金，名老大，祖上到了他，做了七代團頭了。掙的有地有房，穿的有好衣，吃的有好食，倉庫裡面有米，兜裡面有錢；雖不是頂富有，但是也是數一數二的有錢人了。

那金老大有志氣，把這團頭位置讓給族人金癩子做了，自己不與這伙乞丐歪纏。雖然如此，鄉裡面的人，還是叫他做團頭家，其名不改。

金老大年五十多歲；喪妻無子。只有一名叫做，玉奴的女兒。那玉奴長得十分美麗，金老大視為珍寶，

從小教他讀書識字，到十五六歲時，詩賦俱通，一寫一作，信手而成。更兼女工精巧，也能夠彈奏樂器，事事伶俐。金老大倚著女兒的才貌，立心要把她嫁給讀書人。但是可恨吶，生在團頭之家，就是沒有人來求親。如果是平常生意人家，沒前程的，金老大又看不上。因此高低不就，把女兒拖到了一十八歲，還沒有許人。

偶然有個鄰居老翁說：「太平橋下有個書生，姓莫名稽，年二十歲，一表人才，讀書飽學。只為父母雙亡，家窮未娶。近日考中，補上太學生，情願入贅人家。這個人正跟令愛相配，何不招之為婿？」

金老一聽就說：「那煩請老翁牽個線了」

老翁領命，就來到太平橋下，找那個莫秀才，對他說：「實不相瞞，祖宗曾做過團頭的，如今已經很久不做了。他家道富足，又有個好女兒，秀才如果不棄嫌，老漢即當玉成其事。」

莫稽口雖不語，心裡想著：「我今衣食不周，無力婚娶，何不將就他家，一舉兩得？也顧不得別人恥笑了。」於是他就對老翁說：「大伯所言雖妙，但我家貧連下聘的錢都拿不出來，如何是好？」

老翁：「秀才答應就好，一切都包在老漢身上。」

老翁回覆了金老大。擇個吉日，金家到送一套新衣穿著，莫秀才過門成親。莫稽看到玉奴才貌，喜出望外，不花一毛錢，白白的得到了美嬌娘；而且豐衣足食，事事稱心。就是朋友輩中，知道莫稽貧苦，很能體諒，到也沒人去笑話他。

成親滿月，金老大備下盛席，教女婿請他的同學朋友來飲酒，榮耀自家門戶。一連吃了六七天的酒，沒想到惹惱了族人金癩子。那金癩子想：「你也是團頭，我也是團頭，只不過你多做了幾代，掙得了錢鈔在手。論起祖宗一脈，彼此無二。」

侄女玉奴招婿，也該請我吃杯喜酒。如今請人做滿月，開宴六七天了，我卻連一張請帖都沒有難不成我喝不起你一杯喜酒。這分明是瞧不起人！我且去鬧他一場，教大家沒趣！於是他就叫了五十六個乞丐，一起奔到金老大家裡。在門口敲門敲碗的金老大聽了吵鬧，開門來看的時候；那個金癩子領著眾乞丐，一擁而入，嚷做一堂。癩子徑奔席上，揀好酒好食只顧著吃，口裡叫著：「快教侄婿夫妻來拜見叔公！」嚇得眾秀才站不住腳，趕緊逃席去了；

連莫稽也隨著眾朋友躲避去了。

金老大無可奈何，只得再三央告：「今日是我女婿請客，不干我事！改日專門辦一桌，與你賠罪。」又拿許多錢鈔分給眾乞丐，又抬出兩甕好酒和一些活雞、活鵝之類，教眾乞丐送去金癩子家。一直鬧到黑夜，方才散去。

玉奴在房中氣得兩行眼淚一直掉。這一夜，莫稽在朋友家借宿，第二天早上才回來。金老大看了女婿，自覺出醜，滿面含羞，莫稽心中未免也有三分不樂，只是大家都不說出來。

卻說金玉奴只恨自己門風不好，要掙個出頭，於是他勸丈夫要刻苦讀書。凡古今書籍，不惜價錢，買來給丈夫看；日常用度也不小氣，還幫他請來了好老師；又出錢，讓他去結交社會賢達。莫稽由此才學日進，名譽日起。二十三歲考上舉人，連科及第。這天，瓊林宴罷，莫稽烏帽宮袍，騎著馬回來。快到丈人家裡的時候，只見到街坊上一群小孩爭先來看，都指著說：「金團頭家女婿做了官了。」

莫稽在馬上聽到了這些話，心裡很不開心，但是他又不好發作，只好忍著。見了丈人，雖然表面上禮數周到，心裏面卻憋著一肚子的氣，他想：「早知有今日富貴，怕沒有王侯貴戚招贅成婚？卻拜個團頭做岳丈，可不是終身汗點嗎！養出兒女來，還是團頭的外孫，被人傳作話柄。

如今事已至此，妻又賢慧，不犯七出之條，不好決絕。正是事不三思，終有後悔。」為此他心中怏怏不樂。玉奴幾遍問他他都不說，不知道為什麼。

好笑那莫稽，只想著今日富貴，卻忘了貧賤的時節，把老婆資助成名的一段功勞都化為春水，這是他心術不正的地方。隔天，莫稽謁選無為軍司戶。無為軍是一個地方的名稱，丈人治酒送行，這時候眾乞丐，料也不敢登門吵鬧了。

臨安到無為軍，是一水之隔。莫稽領了妻子，登舟赴任。行了幾天，到了采石江邊。那晚月明如畫，莫稽睡不著，穿衣而起，坐於船頭賞月。四顧無人，又想起團頭的事情，悶悶不樂。忽然動了一個壞念頭：「他想只要妻子死了，另外再娶，那就能夠洗脫終身之恥。」心生一計，他走進船艙，哄金玉奴起來看賞月。玉奴已經睡了，莫稽再三逼他起身。玉奴難逆丈夫之意，只好披衣，走到船艙門口，抬頭望月。被莫稽出其不意，牽出船頭，推入江中，接著他喚起了船家，吩咐他們趕快開船離開，重重有賞，不可遲慢。

船家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，就慌忙撐高蕩槳，移舟於十里之外才停了下來。莫稽這才說：「剛才因為奶奶賞月墜水，撈救不及。」卻將三兩銀子，賞給船家當酒錢。船家會意過來，但是他們哪敢開口呢？

船中雖然跟著幾個蠢婢子，但是他們真的以為主母真的墜水，哭了一場，也就不放在心上。有詩為證：

只為團頭號不香，忍因得意棄糟糠。

天緣結髮終難解，贏得人呼薄幸郎。

事有湊巧！莫稽船離開之後，剛剛好有個淮西轉運使許德厚，他也是新官上任，泊舟於采石北岸，正是莫稽先前把妻子推下水的地方。許德厚和他的夫人推窗看月，開懷飲酒，尚未曾睡。忽然聽到岸上有人在啼哭，而且是一個婦人的聲音，其聲哀怨，好生不忍。趕忙叫水手打看，果然是個單身婦人，坐於江邊，於是把他喚上船，問其來歷。

原來這個婦人正是無為軍司戶之妻金玉奴。她剛落水的時候，魂飛魄蕩，以為就快死了。忽然覺的水裡面有東西，托起了她的兩隻腳，隨波而行，靠在江岸。玉奴掙扎上岸，舉目看時，江水茫茫，已經不見了司戶的船，才悟道原來丈夫貴而忘賤，想要把她溺死。如今雖得了性命，但是無處依棲，越想越難過，才因而痛哭起來。看到許公盤問，她不免從頭到尾，細說一遍。

說完，又哭個不停。連許公夫婦都感傷落淚，於是勸她：「汝休得悲啼，肯不肯做我的義女，再作打算。」玉奴拜謝。許公分吩咐夫人取乾衣給她換上，安排她到後艙獨宿。教手下男女都稱她為小姐，又吩咐船家，不許洩漏其事。不到一日，許德厚到淮西上任。那無為軍正好是他所屬的地方，許公是莫司戶的上司，未免隨班參謁。許公看了莫司戶，心裡面想道：「可惜一表人才，竟然幹出這般薄幸之事。」

過了幾個月，許公對下屬說：「下官有一個女兒，頗有才貌，想要替她入贅一個好的女婿。你們有沒有適合的人選？」

眾僚屬都聽說莫司戶青年喪偶，齊聲推薦他才品非凡，堪作東床之選。許公道：「此子吾亦屬意矣久，但少年登第，心高望厚，未必肯入贅吾家。」

眾僚屬道：「彼出身寒門，得許公拔擢，如蒹葭倚玉樹，何其幸運，怎麼還會嫌棄入贅這件事呢？」許公道：「諸君既然認為可行，那可否幫我跟莫司戶打探一下。眾人

領命，遂與莫稽說了這件事。」要替他做媒。莫稽正要攀高，況且聯姻上司，求之不得，就欣然答應，一樁喜事就這樣攀定了，這時候的莫稽不比他做秀才的時候，按照禮俗金花彩幣為納聘之儀，選了吉期，就準備做轉運使的女婿。

卻說許公先教夫人與玉奴說：「老相公憐你寡居，幫你招了一個少年進士，你不可推阻。」玉奴回答：「奴家雖出身寒門，頗知禮數。既與莫郎結髮，從一而終。雖然莫郎嫌貧棄賤，忍心害理，奴家各盡其道，豈肯改嫁，以傷婦節？」說完了淚如雨下。

夫人明白她的心意，就實話告訴她：「老相公所說的少年進士，就是莫郎。老相公恨其薄幸，務要你夫妻再合。只說有個親生女兒，要招贅一婿，卻教眾僚屬跟莫郎議親，莫郎欣然聽命，今天晚上就會入贅吾家。接著夫人面授機宜，為的就是替玉奴出一口氣等他進房之時，須是如此如此，與你出這口嘔氣。」

玉奴聽了才止住淚水，重新對鏡裝扮，打點結親之事。到晚，莫司戶冠帶齊整，帽插金花，手被紅錦，跨著雕鞍駿馬，兩班鼓樂前導，眾僚屬都來送親。一路行來，誰不喝采！轉運司這邊也是鋪氈結彩，大吹大擂，等候新女婿上門。莫司戶到門下馬，許公冠帶出迎，等到眾官僚都散了之後。莫司戶直入私宅，新人用紅帕覆首，兩個養娘扶將出來。掌禮人在門外喝禮，雙雙拜了天地，又拜了丈人、丈母，然後交拜。禮畢，送歸洞房，做花燭筵席。

莫司戶此時心中，如登九霄雲裡，歡喜的不得了，仰著臉，昂然而入。才跨進房門，忽然兩邊門側裡，走出七八個老鴟、丫鬢，一個個手執籬竹細棒，劈頭就打了下來，把紗帽都打脫了，肩背上棒如雨下，打得叫喊不迭。莫司戶被打，慌做一堆躓倒，只得叫聲：「救命吶！丈人，丈母，救命！」

只聽房中嬌聲宛轉，吩咐道：「休打殺薄情郎，且喚來相見。」眾人方才住手。七八個老鴟、丫鬢，扯耳朵，拽胳膊，好像似六賊戲彌陀一般，腳不點地，擁入了新人面前。

莫司戶口中還說著：「下官何罪？」開眼看時，畫燭輝煌，照見上邊端端正正坐著個新人，那人不是別人，正是他的妻子金玉奴。

莫稽此時魂不附體，亂嚷道：「有鬼！有鬼！」眾人都笑起來。只見許公從外而入，叫道：「賢婿休疑，此乃吾采石江頭所認之義女，不是鬼。」莫稽聽嚇了一大跳，慌忙跪下，拱手道：「我莫稽知罪了，望大人包容。」

許公：「此事與下官無關，只要女兒不追究那就作罷。」

金玉奴對著莫稽罵道：「薄幸賊！貧賤之交不可忘，糟糠之妻不下堂。當初你空手贅入吾門，虧得我家資財，讓你讀書延譽，以致成名，僥幸今日。奴家亦希望夫榮妻貴，沒想到你忘恩負本，就不念結髮之情，恩將仇報，把我推落江心。好在老天爺可憐，得遇恩爹提救，收為義女。如果命喪江魚之腹，你別娶新人，於心何忍？今日有何顏面，再與你團聚？」說完，放聲大哭，千薄幸，萬薄幸，罵不住口。莫稽滿面羞慚，閉口無言，只能夠磕頭求饒。

許公見罵得夠了，方才把莫稽扶起，勸玉奴：「我兒息怒。如今賢婿悔罪，料然不敢再輕慢你了。你兩個雖然舊日夫妻，在我家只算新婚花燭。凡事看我之面，閒言閑語，一筆勾消。」

又對莫稽說：「賢婿，你自家不是，休怪別人。今宵只好忍耐，我教你丈母來解勸。」說完，出房去。沒多久夫人來到，又調停了許多話，兩個方才和睦。

接著許公又退還了莫稽的聘禮，畢竟一女不受二聘。只不過許公又說了：「資婿常恨之前的岳父大人貧賤，以致夫婦失愛，幾乎不終。」

今下官只怕爵位不高，尚且不能讓賢婿滿意。」莫稽漲得滿臉通紅，只是離席謝罪。有詩為證：

癡心指望締高姻，誰料新人是舊人？

打罵一場羞滿面，問他何取岳翁新？

從此以後莫稽與玉奴夫婦和好，感情比之前就更好了。許公共夫人待玉奴如就像自己親身女兒一樣，待莫稽也像是女婿一般的好；玉奴對待許公夫婦，就像是親爹媽一樣。連莫稽都感動了，迎接團頭金老大來同住，奉養終身。

後來許公夫婦死了，金玉奴代重孝，以報其恩。莫氏與許氏世世為通家兄弟，往來不絕。詩云：

宋弘守義稱高節，黃允休妻罵薄幸。

試看莫生婚再合，姻緣前定枉勞爭。

三言二拍看中國

鬧陰司司馬貌斷獄

詞云：

擾擾勞生，待足何時是足？據見定，隨家豐儉，便堪龜縮。
得意濃時休進步，須防世事多番覆。枉教人白了少年頭，空碌碌。
誰不願，黃金屋？誰不願，千鐘粟？算五行，不是這般題目。
枉使心機閒計較，兒孫自有兒孫福。又何須採藥訪蓬萊？但寡慾。

這篇詞，名曰「滿江紅」，是晦菴和尚所做，主旨在勸人樂天知命。只要是人，萬事都逃不過命，命中有時，自然不求而來，命中無時，枉自勞神，也是無用。你又不是司馬重湘秀才，難道還要去跟閻羅王鬧不成？這個司馬重湘，他是怎麼跟閻羅王鬧呢？

話說東漢靈帝時，在蜀郡益州有一個秀才，複姓司馬，單名一個「貌」字，容貌的貌，字重湘。他天資聰穎，一目十行，八歲就能縱筆成文，地方官就把他推為神童舉薦到京城去，沒想到，他出言不遜，衝撞了考試官，就落第了。等到長大，非常後悔自己過去的衝動作為，於是不再過問外面的事情，只是閉門讀書，修德養性。後來他的父母過世，他守墓六年，鄰里都稱讚他是孝子，鄉里中屢次推舉他孝廉、有道、博學鴻詞，但是那時候買官風氣盛行，官位都被有錢有勢的人買走了，真正有才學的貧寒學子卻是報國無門，司馬貌因而鬱鬱不得志。

光和元年，漢靈帝開始賣官鬻爵，官職大小尊卑都有個定價，三公者，價千萬，欲為卿者，價五百萬。有一個叫崔烈的人，靠著人情，花了五百萬，買到了一個司徒的官職，後來他就職跟皇帝謝恩的時候，漢靈帝還捶胸頓足懊惱的說：「好一個官，可惜賤賣了，搞不好稍微為難一下，可以賣到千萬。」靈帝有設一個學校，叫「鴻都門學」，飭令州、郡、三公，舉用富家子弟為學生，只要錢給得多，畢業後，在地方可以擔任刺史，在中央可以當尚書，士君子都不恥與他們為伍。

司馬重湘因為家貧，沒有人提拔，一直到五十歲，空有滿腔才學，卻沒有出頭的機會，心中憤憤不平。一天晚上，他提筆寫了一篇怨詞，抒發心中的不滿，詞的內容是：

「天生我才兮，豈無用之？豪傑自期兮，奈此數奇！五十不遇兮，困跡蓬蒿。紛紛金紫兮，彼何人斯？胸無一物兮，囊有餘資。富者乘雲兮，貧者墮泥。賢愚顛倒兮，題雄為雌。世運淪夷兮，俾我嶽崎。天道何知兮，將無有私？欲叩未曲兮，悲涕淋漓。」

寫完了，他歌詠再四，餘情不盡，又題八句：

「得失與窮通，前生都注定。問彼注定時，何不判忠佞？善士歎沉埋，兇人得暴橫。我若作閻羅，世事皆更正。」

不覺天晚，點上燈，重湘於燈下，將剛剛寫的詩又吟誦了幾遍，突然惱怒起來，就把自己寫的詩放在燈上給燒了，還大叫：「老天呀，你若還有知，將何言相對？我司馬貌一生耿直，並無奸佞，就算把我帶到閻羅殿前，我也理直氣壯，不怕什麼！」說完，就趴在桌上睡著了。

只見七、八個青面獠牙的鬼卒，從桌子底下鑽出來，把重湘戲耍了一番，說道：「你這秀才，有何才學？竟敢怨天尤地，毀謗陰司，如今我們來拿你去見閻羅王，只叫你有口難開。」重湘回應道：「你閻羅王自不公正，反怪他人謗毀，是何道理！」鬼卒們不由分的一起上前，或扯手，或扯腳，把重湘拖了下來，把鐵鎖鍊往他的脖子套上去。重湘大叫一聲，醒了過來，一身的冷汗，連打幾個寒顫，覺得身子不舒服，叫妻子汪氏拿了熱茶來喝，喝完，他覺得頭重腳輕，腦子昏昏沉沉的，汪氏扶他上床休息，哪知第二天他就昏迷不醒，怎麼叫也不答應，也不知道生了什麼病，到了黃昏，沒了呼吸，直挺挺的死了。汪氏大哭一場，可是見他的手腳都還是軟的，心頭還有些微熱，不敢移動他，只是守在他的身邊哭。

原來重湘寫了怨詞，在燈下燒了，剛好被夜遊神看到，奏知玉帝，玉帝聽了大怒道：「世人爵祿深沉，關係氣運。依你說，賢者居上，不肖者居下；有才顯榮，無才者黜落；天下世世太平，江山也永不更變了？豈有此理！小儒見識不廣，反說天道有私。速宜治罪，以儆妄言之輩。」那時候

太白金星聽了在旁邊求情：「司馬貌雖然出言無忌，但此人因才高運蹇，抑鬱不平，才會如此。若據福善禍淫的常理，他所言未為無當，可諒情而恕之。」玉帝說：「他想要做閻羅，把世事更正，甚是狂妄，閻羅豈凡夫可做？陰司案牘如山，十殿閻君，食不暇給，偏他有甚麼本事一一更正？」太白金星說：「司馬貌口出大言，必有大才，不如押他到陰司做半天的閻羅王，讓他斷斷積累的冤案，如果斷得公正，讓他將功贖罪，如果斷得不公不明，立刻處罰，讓他心服。」玉帝准奏。於是命閻君立刻把司馬貌勾來，限他一晚六個時辰審案，斷得公明，賜他來生極富極貴，以彌補他金生抑鬱之苦，斷得不公，把他打落酆都地獄，永世不得為人。重湘一聽也不害怕，反倒說：「玉帝果有此旨，是吾之願也。」

於是，鬼卒打起升堂鼓，善惡諸司、六曹法吏、判官小鬼，整整齐齊立在兩旁，一聲：「新閻王升殿」。重湘穿上閻羅王的衣服，手持玉簡，昂然而出，坐上閻羅王的位置，準備審案。重湘想：「玉帝只給我六個時辰，那要審什麼案子呢？」突然心生一計，就吩咐判官：「如果有天大疑難事情，累積百年不決者，拿來讓寡人判斷給件，給你陰司問事的做個榜樣。」判官稟報：「只有漢初四宗文卷，至今三百五十餘年，未曾斷結。」

這積壓在地府幾百年的四大難案就是：

第一宗屈殺忠臣事

原告：韓信、彭越、英布。

被告：劉邦、呂氏。

第二宗恩將仇報事

原告：丁公。

被告：劉邦。

第三宗專權奪位事

原告：戚氏。

被告：呂氏。

第四宗乘危逼命事

原告：項羽。

被告：王翳、楊喜、夏廣、呂馬童、呂勝、楊武。

重湘看了案卷，哈哈大笑道：「這樣大的事，怎麼反而不問決？你們六曹吏司，都該究罪，這都是向來閻君因循耽擱之故，寡人今夜都與你判斷明白。」隨即叫值日鬼吏把原告被告都給帶上來。

每逢疑獄便因循，地府陽間事體均。今日重湘新氣象，千年怨氣一朝伸。

第一宗案件，原告：韓信、彭越、英布。被告：劉邦、呂氏

重湘先叫韓信上來，問他：「你先投效項羽，位不過郎中，項羽對你的建議都不採納，後來你投靠漢祖，築壇拜將，封賞爵位，怎麼還起謀叛之心？自取死罪？今日反而還來告漢王？」

韓信就把原因一一陳述，韓信說：「我受漢王築壇拜將之恩，使盡心機，明修棧道，暗度陳倉，與漢王定了三秦，又在滎陽救了漢王，俘虜魏王豹，破代兵，禽趙王歇，北定燕，東定齊，拿下七十餘城，南敗楚兵二十萬，殺了名將龍且，九里山排下十面埋伏，殺盡楚兵，又遣六將，在烏江渡口逼死項羽，立下十大功勞，指望子子孫孫世享富貴，誰知漢祖得了天下，不念前功，貶了我的爵位。呂后又跟蕭何設計，把我哄騙到長樂宮殺了。還安了一個反叛罪名，誅我三族。我自覺無罪，卻遭此慘禍，如今過了三百五十餘年，銜冤未報，伏乞閻君明斷。」重湘道：「你既然身為元帥，有勇無謀，難道身邊就沒人幫你出謀劃策？這麼容易就被人哄騙上當，這能怨誰？」韓信說：「曾經有個軍師，姓蒯，名通，奈何有始無終，半途離我而去。」重湘讓鬼吏把蒯通拘提上來。重湘問蒯通：「韓信說你有始無終，半途而逃，不盡軍師之職，是何道理？」

蒯通說：「不是我有始無終，是韓信不聽忠言。當初韓信破了齊王田廣，是我進表洛陽，為他討一個假王的名號，以安定齊人之心，漢王罵道：

「胯下夫，楚尚未滅，便想王位。」那時候張良在後面，偷偷對漢王說：「用人之際，千萬不要為小失大。」漢王便改口說：「大丈夫要嘛就當真王，當假王做什麼？」隨即封韓信為三齊王。但是我認為漢王猜疑韓信，將來一定會對韓信不利，就勸他反漢，與楚連和，三分天下，以觀其變。韓信卻說：「築壇敗將之時，曾發下誓言，漢不負信，信不負漢，今天我豈可失信於漢王？」我怎麼勸他都不聽，反責怪我叫唆謀叛。我怕日後會被降罪，就裝瘋逃走。後來韓信助漢滅楚，果然引出長樂宮之禍，後悔也來不及了。」重湘問韓信：「你當初為什麼不聽蒯通的話？」韓信說：

「有一個算命先生叫許復，算我有七十二年的壽命，功名善終，所以不忍負漢。誰知道我三十二歲就死了。」

重湘一聽，叫鬼吏把那個算命先生許復拘提上來問，這七十二年的壽命是怎麼算的？難道是隨便說說，騙人錢財？許復覺得很冤枉，趕緊說：「人有可延之壽，亦有可折之壽。壽命可以延長，也會折損。

據理推算，韓信確實有七十二年的壽命，可是他殺機太深，虧損陰德，以致減壽，不是我算不準啊！」重湘一聽接著問：「那他做了那些有損陰德的事，你一一說來。」許復說：「當初韓信離開項羽投奔漢王時，在路上迷路了，遇到兩個樵夫指引他一條路，沒想到他怕兩名樵夫洩密，把兩個樵夫都殺了。樵夫對他來說是恩人，天條負恩忘義，其罰最重，詩曰：亡命心如箭離絃，迷津指引始能前。有恩不報反加害，折墮青春一十年。」

第二件，蕭何三次推薦韓信，漢王重用韓信，還築了三丈高壇，叫韓信上坐，漢王手捧金印，拜為大將，韓信安然受之。詩曰：「大將登壇闔外專，一聲軍令賽皇宣。微臣受卻君皇拜，又折青春一十年。」

第三件，當時漢王謀士酈食其說服齊王田廣降漢，田廣聽了，從此每天跟酈食其飲酒為樂，沒想到韓信趁其不備，一舉攻破齊國。田廣認為是酈食其出賣自己，就把他給烹殺了。韓信得了大功勞，卻辜負了齊王降漢之意，也搶了酈食其成功說服齊王的功勞。詩曰：「說下三齊功在先，乘機掩擊勢無前。奪他功績傷他命，又折青春一十年。」

第四件，漢兵追擊項羽，那時楚兵多，項羽又有拔山舉鼎之力，怎奈韓信在九里山排下絕機陣，十面埋伏，殺盡楚兵百萬，戰將千員，逼得項羽單槍匹馬逃到烏江口，自刎而亡。詩曰：「九里山前怨氣纏，雄兵百萬命難延。陰謀多殺傷天理，共折青春四十年。」

韓信聽完許復的話，無言以對。重湘問：「韓信，你還有什麼可辯解的？」韓信說：「當初蕭何推薦我，後來又設計坑殺我，成也蕭何敗也蕭何，我不平。」重湘於是讓鬼吏將蕭何拘提上來問個清楚。蕭何說：「當初韓信懷才不遇，漢王缺少大將，兩得其便，誰知漢王後來忌憚韓信，陳豨(丁一)造反，漢王御駕親征，臨行前囑咐娘娘用心防範，漢王一離開洛陽，娘娘就宣我要共謀殺害韓信，我說：「韓信是第一功臣，未露謀反之意，臣不敢奉命。」娘娘大怒道：「難道你跟韓信是同謀？如果你不想辦法殺了韓信，等聖駕回來，一同治罪。」

我懼怕娘娘威儀，只得用計把韓信騙入長樂宮，讓人殺了他。其實我並無心害韓信。」

重湘聽完後說，「看來韓信之死，都是漢王之過。漢家天下，大半都是韓

信的功勞，功高不賞，千古以來吾此冤苦，就讓他轉世得以報冤。」說完就立案先讓眾人退立一旁。

再喚大梁王彭越上來，問他「你有何罪？呂氏要殺你？」彭越說：「我有功無罪，只因漢高祖御駕親征離開洛陽，呂后素性淫亂，聽聞我英雄美貌，就發下密旨，宣我到長信宮議事。我進宮後，宮門就被鎖上，呂后降階相迎，賜我酒宴，三杯過後，呂后淫心頓起，要與我枕席之歡，我執意不從，呂后大怒，叫人以銅錐把我打死，還把我的頭砍了掛在城門上，不許人收葬，把我的身體做成肉醬，漢王回來，只說我謀反殺了我，好不冤枉。」

呂后在一旁聽了，立刻哭著叫屈說：「是彭越見我宮中富貴，起了調戲之心，臣戲君妻，理該處斬。」彭越說：「當年呂后在楚軍中，就跟審食其私通，我彭越一生剛直，哪有淫邪之念！」重湘於是判定：「彭越是大功臣，正直不淫，忠節無比，來生仍做忠正之士，與韓信一同報仇。」

重湘再喚九江王英布，英布陳述：「我跟韓信、彭越三人，同功一體，漢家江山，都是我三人打下的，並無半點謀叛之心。有一天，我在江邊玩賞時，呂后派人送來一瓶肉醬，我剛吃覺得美味，後來吃到一節人的指頭，心中疑惑，拷打了使臣，才知道那是彭越的肉，我嚇得在江邊催吐，吐出來的肉都變成小小的螃蟹，至今江中有一種螃蟹，叫做「蜃蜃」，把彭湃的彭，下面一個「虫」部，蜃是虫部旁邊一個月字。

乃怨氣所化。我那時一股怒氣無處宣洩，就把使臣也殺了，呂后知道了，就叫人送來寶劍、藥酒、紅羅三尺，取我的首級回朝。我是屈死無處申訴，伏望閻君明斷。」

重湘道：「你三人果然死得可憐，寡人做主，把漢家天下三分與你三人，個長一國，報你生前汗馬功勞，不許再言。」第一起人犯暫時退下，喚第二起聽審。

第二起是恩將仇報案。

原告：丁公。被告：劉邦。

丁公陳述：「我在戰場上圍住漢王，漢王答應讓我平分天下，我才放了他，沒想到他稱帝後，反而殺了我，我不甘心。」劉邦辯稱：「丁公原本是項羽的愛將，卻背棄了項羽，我殺他，是在給後人一個警惕，並非枉殺無辜。」丁公不滿的質問劉邦：「你說我不忠，那紀信在滎陽為你而死，是忠臣了，你卻沒有任何賞賜，可見你忘恩負義。項伯是項羽的親族，鴻門宴上，和樊噲拔劍救你，是第一個對項羽不忠的人，你為什麼不殺他？

反而賜姓封侯？還有雍齒，也是項羽的愛將，你一向最討厭他了，為什麼還封他為什方侯？偏偏就跟我做冤家，是為什麼？」

劉邦啞口無言。重湘道：「此是我已有處分，可喚項伯、雍齒和丁公一起，聽候發落，暫且退下。」

再審**第三起專權奪位案**，原告：戚氏，被告：呂氏。

重湘問案：「戚氏，那呂氏是正宮，你不過是寵妃，天下應該歸於呂氏之子，你如何告他專權奪位？」戚氏說：「昔日漢王在睢水大戰，被丁公、雍齒趕得無路可逃，躲到戚家莊我家來，漢王愛我容貌，想要得到我，我不答應，他就說，未來得到天下，要立我生的孩子為太子，還扯下戰袍一角給我當信物，我才答應。後來我生了一個兒子，取名如意。漢王原本要立如意為太子，但滿朝大臣都懼怕呂后，阻擋這件事，沒多久，漢王駕崩，呂后自立自己的兒子為天子，封如意為趙王，我們母子也不敢說什麼，誰知呂后仍不罷手，哄騙我們母子入宮飲宴，賜如意毒酒，又說我的鳳眼迷惑了漢王，用金針刺瞎我的雙眼，還將紅銅鎔水，灌入喉中，弄啞了我，再斷我四肢，拋於坑廁，我母子何罪，枉受此刑？乞閻王做主。」說完哀哀大哭。

重湘到：「你不需傷情，寡人還你個公道，叫你母子來生為后為君，團聚到老。」

再審**第四起乘危逼命案**，原告：項羽，被告：王翳、楊喜、夏廣、呂馬童、呂勝、楊武。

重湘問：「滅項興劉，都是韓信，你不告他，為何反告六將？」

項羽道：「我空有重瞳之目，不識英雄，以致韓信棄我而去，實難怪他。我兵敗垓下，潰圍逃命，遇了個農夫跟他問路路？他卻給我指了一條死路，害我被漢軍追上。這個農夫就是漢將夏廣裝成。我那時仗生平本事，殺出重圍，來到烏江渡口，遇到了故人呂馬童，指望他念故舊之情，放我一路。他同著四將，逼我自刎，分裂支體，各去請功。以此心中不服。」

重湘點頭：「此六將原無鬥戰功，只是乘著項羽兵敗力竭，逼之自刎，襲取封侯，來生當發六將，被項羽斬首，以報其怨。」

審問完畢重湘口唸判決，由判官在傍用筆寫下：何州何縣何鄉，姓甚名誰，幾時生，幾時死，細細地都記下來。將人犯一一發去投胎轉世：「韓信，盡忠報國，替漢家奪下大半江山，可惜銜冤而死。發你在樵鄉曹蒿家

托生，姓曹，名操，字孟德。先為漢相，後為魏王，坐鎮許都，享有漢家山河之半。那時威權蓋世，任你謀報前世之仇。當身不得稱帝，明你無叛漢之心；子受漢禪，追尊你為武帝，以報你前世十大功勞也。」

又喚過漢祖劉邦發落：「你來生仍投入漢家，立為獻帝，一生被曹操欺侮，膽戰魂驚，坐臥不安，度日如年。因前世君負其臣，來生臣欺其君以相報。」

喚呂后發落：「你在伏家投胎，後日仍做獻帝之後，被曹操千磨百難，將紅羅勒死宮中，以報長樂宮殺信之仇。」

韓信問道：「蕭何發落何處？」重湘道：「蕭何有恩於你，又有怨於你。」，就叫蕭何在楊家投胎，姓楊，名修，表字德祖。許你來生聰明蓋世，悟性絕人，為曹操主簿，大俸大祿，以報三薦韓信之恩。而後參破曹操兵機，被曹操所殺：前生你哄韓信入長樂宮，來生償其命也。

又喚九江王英布上來：「發你在江東孫堅家投胎，姓孫，名權，表字仲謀。先為吳王，後為吳帝，坐鎮江東，享一國之富貴。」

又喚彭越上來：「你是個正直之人，發你在涿郡樓桑村劉弘家為男，姓劉，名備，字玄德。千人稱仁，萬人稱義。後為蜀帝，撫有蜀中之地，與曹操、孫權三分鼎足。曹氏滅漢，你續漢家之後，表達你的忠心也。」

彭越不滿：「三分天下，是大亂之時，西蜀一隅之地，怎能敵得吳、魏？」重湘道：「我判幾個人扶助你就是。」於是喚蒯通上來：「你足智多謀，發你在南陽托生，複姓諸葛，名亮，表字孔明，號為臥龍。為劉備軍師，共立江山。」

又喚了算命相士許復上來：「你算韓信七十二歲之壽，最後他只活了三十二年；雖然陰鷲折墮，也是命中該有的。如今發你在襄陽投胎，姓龐，名統，表字士元，號為鳳雛，幫劉備取西川。注定三十二歲，死於落鳳坡之下，與韓信同壽，以為算命不准之報。今後算命之人，胡言哄人，如此折壽，必然警醒了。」

彭越還是不滿：「軍師雖有，必須良將幫扶。」重湘喚過樊噲：「發你范陽涿州張家投胎，名飛，字翼德。」又喚項羽上來：「發你在蒲州解良關家投胎，只改姓不改名，姓關，名羽，字雲長。你二人都有萬夫不當之勇，與劉備桃園結義，共立基業。樊噲縱容妻呂須幫助呂后為虐，妻罪夫連坐；項羽殺害秦王子嬰，火燒咸陽。二人都注定凶死。但樊噲生前忠勇，並無諂媚；項羽不殺太公，不污呂后，不於酒席上暗算人，有此三德，注定來生俱義勇剛直，死而為神。」

再喚紀信過來：「你前生盡忠劉家，未得享受一日富貴，發你來生在常山

趙家出世，名雲，表字子龍，為西蜀名將。當陽長坂百萬軍中救主，大顯威名。壽年八十二，無病而終。」

又喚戚氏夫人：「發你在甘家出世，配劉備為正宮。呂氏當初愛慕彭越美貌，求淫不成，又妒忌漢皇愛你，今斷你與彭越為夫婦，使他妒不得也。趙王如意，仍與你為子，改名劉禪，字阿斗，嗣位為王之後，安享四十二年之富貴，以償前世之苦。」

又喚丁公上來：「你去周家投胎，名瑜，字公瑾。發你孫權手下為將，被孔明氣死，享壽三十五。因為你事項羽不忠，來生你事孫權亦不了也。」

再喚項伯、雍齒過來：「項伯背親向疏，貪圖富貴；雍齒受仇人之封爵，你兩人皆項羽之罪人。罰你來生一個改名顏良，一個改名文醜，皆為關羽所斬，以洩前世之恨。」

至於害了項羽的六將，重湘判他們為曹操部下，把守關隘。楊喜改名卞喜，王翳改名王植，夏廣改名孔秀，呂勝改名韓福，楊武改名秦琪，呂馬童改名蔡陽。

關羽過五關，斬六將，以洩前生烏江逼命之恨。重湘判斷明白已畢，眾人無不心服。

重湘又問楚、漢爭天下之時，有兵將屈死不甘者，懷才未盡者，有恩欲報、有怨欲伸者，一齊都發在三國時投胎出世。刻薄害人、陰謀慘毒、負恩不報者，變作戰馬，給將帥當坐騎。

如此之類，不可細述。判官一一細注明白，不覺已到五更雞鳴。

重湘退殿，卸了冠服，依舊是個秀才。將所斷簿籍，送與閻羅王看了，閻羅王嘆服，替他轉呈給玉帝。玉帝見了，贊道：「三百餘年的棘手大案，虧他六個時辰斷明，方見天地無私，果報不爽，真乃天下之奇才也。司馬貌有經天緯地之才，今生抑鬱不遇，來生賜王侯之位，改名不改姓，仍托生司馬之家，名懿，表字仲達。一生出將入相，傳位子孫，併吞三國，國號晉。」

曹操雖然是韓信報冤，但是他也有欺君弑后等事。只怕後人不悟前因，學了歹樣，就教司馬懿欺凌曹氏子孫，一如曹操欺凌獻帝，顯其果報，以警後人，為善不為惡。」玉帝頒下御旨。閻王備下筵席，給重湘送行。重湘啟稟閻王：「我妻汪氏，自幼跟隨窮儒，受了一世辛苦。有煩轉乞天恩，來生仍判為夫妻，同享榮華。」閻王答應了。

那重湘在陰司，與閻王作別。這邊牀上，忽然翻身，掙開雙眼，看到他的妻子汪氏，還坐在床頭邊啼哭。司馬貌連叫：「怪事！」便將大鬧陰司之事，細說一遍：「我今已奉帝旨，不敢久留，喜得來生復得與你完聚。」說完，瞑目而逝。

汪氏已知他的丈夫去向，心上到也不覺得苦了，急忙收拾後事。才剛殯殮完畢，汪氏亦死。到三國時，司馬懿夫妻，即重湘夫婦轉生。至今這段奇聞，傳留世間。後人有詩為證：

**半日閻羅判斷明，冤冤相報氣皆平。
勸人莫作虧心事，禍福昭然人自迎。**